

燃烧的大地

张贤华 ◆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HaiXia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燃烧的大地

张贤华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文艺出版社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 | Huixia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燃烧的大地/张贤华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
2010.6

ISBN 978-7-80719-470-5

I. ①燃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54201 号

燃烧的大地

-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张贤华 | |
| 责任编辑 | 郑咏枫 | |
| 出版发行 |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海峡文艺出版社 | |
| 经 销 | 福建新华发行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 | |
| 社 址 |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| 邮编 350001 |
| 网 址 | www.hx-read.com | |
| 发 行 部 | 0591—87536797 | |
| 印 刷 | 福州万紫千红印刷有限公司 | 邮编 350015 |
| 开 本 | 787×1092 毫米 | 1/16 |
| 字 数 | 600 千字 | |
| 印 张 | 29.75 | |
| 版 次 |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| |
| 印 次 |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| |
| ISBN | 978-7-80719-470-5 | |
| 定 价 | 65.00 元 | |
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- 第 一 章 血海深仇 /1
- 第 二 章 千里大逃亡 /13
- 第 三 章 荒郊孤儿 /25
- 第 四 章 战歌嘹亮 /36
- 第 五 章 奇遇 /51
- 第 六 章 太平江上 /66
- 第 七 章 客栈惊魂 /76
- 第 八 章 落难古城 /91
- 第 九 章 夜不归歌舞厅 /104
- 第 十 章 冤家路窄 /118
- 第 十 一 章 艰辛岁月 /128
- 第 十 二 章 初试锋芒 /139
- 第 十 三 章 警报声中 /148
- 第 十 四 章 大闹县衙门 /161
- 第 十 五 章 深夜客敲门 /179
- 第 十 六 章 小楼琴声 /189
- 第 十 七 章 《最后一课》 /202
- 第 十 八 章 神秘电话 /209
- 第 十 九 章 慈母泪 /219
- 第 二 十 章 家书风波 /230
- 第 二 十 一 章 密谋 /238
- 第 二 十 二 章 分道扬镳 /251
- 第 二 十 三 章 善良的谎言 /260
- 第 二 十 四 章 苦酒 /267

- 第二十五章 智斗 /278
第二十六章 夜归人 /294
第二十七章 一粒子弹 /306
第二十八章 教堂历险 /320
第二十九章 “最后通牒” /334
第三十章 婚变 /345
第三十一章 “门不当户不对” /356
第三十二章 义演晚会 /367
第三十三章 罪恶的枪声 /378
第三十四章 殊死决斗 /394
第三十五章 风云突变 /407
第三十六章 彩云巷鬼影憧憧 /416
第三十七章 黑道“老大” /427
第三十八章 绝处逢生 /438
第三十九章 泪别 /451
第四十章 回家之路 /460

风凄凄，
云惨惨，
大江东去浪滔滔，
铁蹄践踏，山河破碎，
国破家亡民族恨，
民族恨刻骨难忘！
刻骨难忘！
火光闪，
炮声隆，
狼烟遍地血成河，
妻离子散，千里逃亡，
四顾茫茫问苍天，
问苍天路在何方？
路在何方？

第一章

血海深仇

历史会记住，人民会记住：1937年12月，这是中华民族蒙羞受辱、灾难深重的苦难岁月。

侵华日军挟着“8·13”侵占上海的嚣张气焰，以20万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，沿长江逆流而上，大举进攻南京。10万中国军队奋起抗击，迫使日军付出巨大代价，伤亡惨重。12月11日，仓皇逃往武汉的蒋介石突然下令撤退，南京守军顿时陷入极度混乱状态，惨无人道的日寇在未曾遭遇猛烈抵抗的情况下，一举占领南京，开始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。与此同时，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难民，苦苦挣扎在九死一生的逃亡路上……

随着滚滚浓烟逐渐淡去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乌云笼罩下的浩浩荡荡的万里长江。气势磅礴的大江从遥远的西部丛山深处奔流而来，一泻千里，浊浪翻飞，奔腾呼

啸，势不可挡地奔向烟波浩渺的东海。

古老的南京城附近，长江南岸空旷的平原上，散落着一座座萧条、落寞的乡间小村庄。

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冬日。天气出奇地冷。强劲的北风，穿过单薄的破衫烂袄，刺入骨髓，身上宛如刀割一般痛。昨日，还是碧空万里、阳光灿烂的大晴天，短短一天工夫，来自北方大漠呼呼狂吼的寒流便以万钧之势席卷大江南北。无情的老天突然翻脸，说变就变，弄得阴霾满天，愁云密布，细雨绵绵，寒气逼人，间或还夹杂些许豆大的雪粒，打在人们的屋瓦上、树叶上，打在收割后漾着一汪清水的稻田中，“噼啪啪”作响。

极目远眺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、恰似波浪起伏的荒郊野外，经过这场灾难性的浩劫，旧时生机盎然的景象荡然无存，千村万户阒无人迹，无处不是烧焦的树林、坍塌的农舍、夷为废墟的村庄，既不闻鸡鸣犬吠，更不见袅袅炊烟。在那沿着长江蜿蜒而去的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上，人头攒动，哭声震天，来自大江南北的黎民百姓，顶着风霜雨雪，扶老携幼，肩挑手提，步履艰难地朝着西南方向缓缓流动着，流动着。这是一个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的无家可归的难民群体。彼此间，无须问你从何处来，也无须问你往何方去，他们既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，也没有松散的组织，更没有说话算数的领头人，而是听任一种近于盲目的、随波逐流的“羊群效应”支配着，只知道踩着别人的脚印，向南、再向南，一个劲地向南，向着枪炮声稀疏的远方逃去。一张张疲惫不堪、神情黯然的脸上，充满着恐惧、仇恨、绝望与无奈。他们身后，冲天而起的滚滚浓烟，挟着火光的巨大爆炸声，还有清晰可闻的密集枪声，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人们心中明白，残酷的战火正向这边迅速蔓延过来。

乌云弥漫的天空，不知从哪里钻出几架鬼子飞机，它们冲破厚厚的云层，肆无忌惮地俯冲而下，朝着江边黄土路上溃不成军、仓皇撤退的中国军队以及为逃避战火而离乡背井、颠沛流离的难民群丧心病狂地狂轰滥炸。爆炸声中血肉横飞，血流成河。

这时在江边码头上，那里更是乱得一团糟，景象尤为凄惨：残垣败壁，死尸遍野，惊慌失措的人们呼儿唤女，争相逃命，陷入一种极度混乱与无序状态。都说是兵败如山倒。身处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的败兵和难民，出于求生的本能，一窝蜂地夺路逃命，朝着码头边上仅有的几条帆船和小火轮蜂拥而上。人生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。眼下，生死攸关，保住小命是头等大事，谁也指挥不动谁，谁也不买谁的账。人多船少，你推我挤，纷纷落水，秩序糟糕透顶，乱成了一锅粥。士兵骂娘，长官鸣枪，百姓哭号。吵闹声、咒骂声、大呼小叫声，还有远方不断逼近的隆隆枪炮声，构成一幅血泪斑斑的惨烈画面。

乌云低垂的长空再次出现多架敌机，径直朝码头这边飞来，继续轮番俯冲扫射，乱扔炸弹。随着巨大爆炸声的响起，浓烟、烈火和血色浪花高高掀起，江上木船的碎

片和逃亡者的残躯断肢满天飞舞，绝望的哭喊声淹没在连续不断、震耳欲聋的声浪中。

敌机渐渐远去，消失在阴沉沉的云雾中。

硝烟淡去。突然沉寂下来的江面上，呈现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景：水面上漂浮着无数木船残片、难民群体丢失的行囊与什物，尤其惨不忍睹的是那些遇难者残缺不全的尸体以及被鲜血染红的、充满血腥味的一江浊水。

江边烧焦的芦苇丛仍在冒着浓烟。滚滚东流的江面漂浮着许多负伤落水的难民与士兵。他们虽然侥幸逃过一劫，总算拣回小命一条，可是，如今又陷入另外一个无奈无助的绝境：筋疲力尽，灯干油尽，体力消耗已经达到极限。然而求生欲望的驱使，使得他们仍在进行着毫无希望的挣扎，祈盼着人间奇迹的出现。

他们中间，有个农妇模样的中年女子，正在汹涌翻腾的浊浪中竭尽全力作最后挣扎。女子时沉时浮，时现时没，几回回险些被无情的浊浪吞没；命悬一线，险象环生，眼看人生的路就要走到尽头了。

万幸的是，危急之中，意想不到的奇迹居然出现了：离她不远的江面上有个头部中弹、血流不止的老年男子，死死抱着一块破烂船板，随波逐流，起起落落，任凭无情的江水将他时而推向东时而推向西。可怜的老人经过长时间的生死搏斗，失血过多，体力消耗殆尽，完全丧失抗争的能力，再也支撑不住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不难想见，老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，大势已去，求生无望，随时都有可能被迎面扑来的巨浪吞没。他从精神到体力都已彻底崩溃彻底绝望了。就在这时，他无意中发现离他不远的江面上，有个孤立无援的中年农家妇女，同样身陷绝境，面临沉没水底的危险。面对此情此景，老人横下心，使出最后一点力气，艰难地朝她游去。

令人望而生畏的巨浪，一波接一波，劈头盖脸扑来。中年女子沉没又浮起，浮起又沉没，几次三番差点被卷入黑洞洞的漩涡，多亏她命大，几经挣扎，终于闯过一道又一道鬼门关。

老人不弃不舍，用尽力气朝她游去。

中年农妇在浊流中苦苦挣扎。

老人终于游到距离她仅有几米远的地方，瞄准机会毫不犹豫地将一直死死抱着不放的破船板推给了她。

身处绝境的中年女子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一座小山般的浊浪扑向老人，只见他“啊”地一声惨叫，无力招架，眨眼工夫吞没在可怕的漩涡中，从此再没有露出身子。中年女子惊骇不已，欲哭无泪，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惶惶然不知所措。

浪花追逐着浪花，漩涡套着漩涡。

老人推来的破烂船板，被无情的巨浪打来打去，忽远忽近，一时很难抓住它。

没想到，一个浪头把破烂船板推到中年妇女的身旁。她没命地扑过去，一把将它

抓在手里。绝处逢生，希望重现。几经拼搏，她终于脱离险境，被众多死难者鲜血染红的江水将她徐徐推向岸边，推向一片狼藉的岸边。这时，从她一身朴实的衣着上，人们不难断定她是长江那边逃亡出来的农家女子。她的名字叫刘满嫂，乡间穷苦人家的女人没有大名，街坊邻里习惯唤她满嫂。

惊魂未定的刘满嫂通身水淋淋地爬上江岸，被强劲的北风一吹，冻得上牙打下牙，浑身拼命哆嗦。她小腿上的伤口仍在淌血，一路走来一路洒下点点滴滴的血迹。她晕头转向，莫辨东西，拍拍脑门，慢慢缓过神，回头望望身后的大江，恍如噩梦初醒。她发疯似的沿着狼藉不堪的泥滩，没命地来回奔跑，苦苦寻觅着刚才轰炸中失踪了的儿子，痛不欲生地哭喊着：“儿啊！儿啊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妈在叫你呀！你听见了吗？”

四顾茫茫，江水呜咽，哭声四起，哪见孩子的身影！

失去亲子的女人，捶胸顿足，目光呆滞，呼天号地：“儿子！儿子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妈在叫你，你听见没有？你怎么不说话呀……”

揪心的哭喊声凄凄惨惨，听来令人万箭穿心，肝肠寸断。

她举目四望，目光所及，全是炸沉的木船、烧焦的芦苇、死难者的尸体、受伤者的呻吟和求助的瘦骨嶙峋的双手……

炮声隆隆，江水呜咽。

“儿啦，儿啦……”江边回荡着苦命女子刘满嫂绝望的哀号。

恍惚间，她一眼瞥见江边芦苇丛旁躺着一少年，不知是一时眼花抑或是精神失常，她打个激灵，顾不得细想，撒腿没命地狂奔过去，俯身抱起少年，见他全身是血，满脸污泥，伸手在他鼻孔前试了试，发现他早已没有了呼吸。她失望地摇摇头，抓起一片破草席，轻轻盖住少年血肉模糊的脸孔，然后，返身继续沿着江岸寻找自己失踪的孩子：“儿啊，儿啊，你在哪里？妈在找你，找得好苦啊，你怎么不答应？怎么不答应？儿啊，你快说话呀！”

炮声隆隆，江水呜咽。

被鲜血染红的江水将苇草丛中一只竹篮冲到岸边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……

她迷茫的目光立刻被那只眼熟的竹篮吸引，脸色骤变，跌跌撞撞猛冲上去，捡起竹篮掀开盖子，伸手一摸，从篮里摸出两个窝窝头。她把窝窝头紧紧揣在怀中，再看看烟波浩渺、浊浪翻飞的大江，依然不见儿子踪影，顿感天昏地黑，眼冒金星，一头栽倒在泥泞的地上，号啕大哭：“儿呀儿呀，你在哪里？你命好苦，好苦啊……”

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，长久回荡在阴霾密布的天空中。

溃不成军的士兵，扶老携幼、惊恐万状的难民，汇成巨大的没有尽头的人流。他们像天空涌动的乌云，无法把握自己多舛的命运，只能任凭脱缰野马似的狂风将他们时而吹到东时而吹到西，失魂落魄似的拖着灌了铅般的双腿，麻木不仁地一群跟着一

群，走向远方，走向炮声稀落的远方……

彻底绝望了的刘满嫂哭干了眼泪，哭哑了嗓子，一时间万念俱焚，心如死灰，顿时萌生轻生念头，嘴里喃喃自语念叨着：“儿呀，儿呀，你慢点走，你慢点走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妈跟你来了，我们一块走，一块回家去，回老家去……”她深一步浅一脚，摇摇晃晃，头也不回地朝着波涛汹涌的江心走去。无情的江水迅速淹没她的足踝，淹没她的小腿、大腿。她心无二念地沿着这条不归路走去，走去……

谁也没料到，这时，就在这时，透过密集的枪炮声，她身后突然传来声嘶力竭的呼喊声：“妈！妈！你去哪里？你去哪里？快回来！快回来呀！”

晴空一声惊雷，刘满嫂陡然一震，霎时清醒过来，回首望去，但见不远的河滩上，有个少年张开双臂，惶恐万状地朝她飞奔而来，“妈！妈！你去哪里？快回来！快回来！”

刘满嫂木木地站住了。

“妈，妈……”少年发疯似地向她奔来。

刘满嫂定下神，揉了揉朦胧的泪眼，定睛一看，顿时欣喜欲狂，一个急转身，张开双臂，飞也似的迎上去，一路哭喊着：“儿啦，儿啦，别跑，妈来了，妈来了！”

江边被大火烧焦仍在冒烟的芦苇丛旁，气喘吁吁跑来的少年，约莫十四、五岁，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赤着冻裂的脚板，浑身伤痕累累。他叫刘阿林。情急之下，他来不及细看，泪眼蒙眬地抱住刘满嫂，哭道：“妈，妈，我到处找你啊……”

回应他的是刘满嫂揪心的哭泣。

“妈！妈！你不能走，你不能丢下我啊！”阿林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响彻天空。

浓烟。火光。震天撼地的爆炸声。

刘阿林一头扑进刘满嫂的怀中。稍停片刻，他慢慢抬起头时，不由得一声惊叫，猛地挣脱她的身子，慌慌张张后退几步，惊骇不已地望着陌生的刘满嫂，泣不成声地摇摇头，一边后退一边哭诉道：“不不不，你不是我妈，你不是我妈，你不是……不是……”说着，抱头大哭。

刘满嫂一愣，兜头浇下一盆冷水，从头凉到脚，错愕地望着陌生少年刘阿林，心乱如麻，方寸大乱。停了停，她迅速冷静下来，猛一把重新搂着落魄得不像人样的刘阿林，双手抚摸着 he 挂满泪水的脸孔，固执地说。“不，孩子，我是你妈，我是你妈……孩子，没错，我是你妈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你不是……”刘阿林使劲挣脱刘满嫂执拗的双臂，扭身朝着江边大路撒腿狂跑，一路跑来一路哭喊着：“妈……妈……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……”

刘满嫂欲哭无泪地望着情绪失常的刘阿林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一路狂奔的刘阿林，跑着跑着，一个不留神，脚跟没有踩稳，身子打个趔趄，重重地摔倒在泥滩上，再也动弹不得。

刘满嫂心头一跳，毫不犹豫地冲上去，使出浑身解数，抱起满身泥污的刘阿林，失声痛哭着：“儿啦，儿啦，你跑什么呀？看你跌成这个样子……”

刘阿林挣扎着，几回回想从刘满嫂怀中挣脱出来，刘满嫂生拉硬拽就是不松手，反而抱得更紧更坚决。刘阿林泪水涟涟，直直地望着她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不，不，不要拖住我，我要找妈去，我要找妈去……”

刘满嫂听得心都碎了，泪水像断线的珠子往下掉。她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。她一把捂住他的嘴巴，不让他继续说下去：“不用多说，不用多说，妈明白，妈心里明白！我们是一样的命，是一条破船上的人，是两个家破人亡、无家可归的落难人……”

刘阿林放声痛哭，不断念叨着：“妈，妈，你，你在哪里呀……”

刘满嫂强忍悲痛，撩起衣襟轻轻擦干他脸上的泥巴与血迹，噙着泪花，用沙哑的哭腔对他说：“孩子，真作孽呀真作孽！鬼子来了，烧的烧，杀的杀，抢的抢，千村万户全遭殃，中国人的命哪个不是一样？谁还有家？谁还有亲人？谁还有安身落脚的地方？没有，没有！一场噩梦，烟消云散，全都没有了……”

刘满嫂几句话深深震撼着刘阿林的心灵，他望着刘满嫂那张善良、朴实、敦厚的乡间女人的脸孔，心乱如麻，默默无语。

“孩子，你将来的路长得很，你不能没有妈，妈也不能没有你，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的妈，就是你的亲妈！你就是妈的亲儿子！不折不扣的亲儿子！你跟着我，无论日子多艰难，我们母子相依为命，咬紧牙关挺过去！活下去！要活下去啊！”刘满嫂抹把泪水，一声长长的叹息，关切地问：“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“阿林。”他流着泪回答。

“姓什么？”刘满嫂又问。

“姓刘，刘阿林。”刘阿林重复一句。

“好，好，阿林，这是天意，这是缘分啊！我娘家姓刘，所以，我姓刘。”她接着问刘阿林，“孩子，你老家在哪里？”

“北边，江北乡下，小地方。”他遥指灰蒙蒙的远方。“离这里很远很远，过了江还有两天多的路程。”

“我也是江北逃难过来的，同是乡下人。左邻右舍习惯叫我满嫂。久而久之，这就算是我的大名了。”她哽咽咽诉说着，“阿林，你若是不嫌弃的话，从今以后就叫我妈好了。”

刘阿林激动地凝望着她，终于动情地从喉咙里迸出一声：“妈！”

刘满嫂心头一热，猛地将刘阿林紧搂在怀中。

母子相拥，抱头痛哭……

鲜血染红的长江浪花飞溅，浪花上漂浮着木船的残片、失落的细软行囊，还有战马、士兵和无辜百姓的尸体。

寒风劲吹。阴沉沉的天空下雪了，冷雨夹杂着雪花漫天飞舞。

空旷的大地，纵横的河网，枯黄的树木，全都笼罩在荒凉、肃杀的气氛中。

远方密集的枪炮声显然正在迅速逼近，时不时响起几声震撼大地的剧烈爆炸声。

成千上万漂泊无依的难民，个个潦倒得不像人样，破烂衣衫被雨水淋得湿透，狂吼的老北风刮过，冻得他们上牙打下牙、拼命打哆嗦。这年头，哪是人过的日子啊！劫后余生的难民祸不单行，不光光遭受鬼子兵的奸淫掳掠，还不断遭到不战而溃的国民党残兵败将的骚扰。这帮昧着良心、见钱眼开的家伙，面对家破人亡的难民也不放过，更不手软，见钱就抢，见细软就夺，趁乱大发横财，狠捞一把。苍天无语，百姓求救无门。乱世年头，官匪一家，历来如此。这些令人看了心碎的难民，手头上一点点值钱的金银首饰和细软早被洗劫一空，只剩下寥寥无几的生活用品，有的肩挑，有的手提，偶尔也有推着“吱吱嘎嘎”尖叫的独轮车。这玩意俗称“鸡公车”。人们牵儿带女，一瘸一拐，步履蹒跚，举步维艰。夹杂在难民群中为数众多的散兵游勇，虽然丢盔弃甲，灰头土脸，神情沮丧，可是，对着善良的黎民百姓，却是霸气不减，露出恶狠狠的嘴脸，或手持长枪押着抓来的挑夫，或肩上背着顺手牵羊抢夺来的行囊细软。总之，这支五花八门、军不像军、民不像民乱七八糟的人流，骂骂咧咧，吵吵嚷嚷，缓缓地沿着被人、车践踏得稀巴烂的泥泞路狼狈不堪地千里大逃亡。

有难民牢骚满腹地指名道姓破口大骂：“他妈的，老蒋一句话，说守就守，说撤就撤，谁还敢说半个不字？这一下可好了，十万士兵闻风丧胆，丢下千千万万老百姓，掉转屁股就跑，老百姓哭爹叫娘，死路一条，还有谁来管我们的死活呀？”

“这还不算，那帮家伙还趁火打劫呢！”有难民火气很大，接过话头，骂个不休。“吃了皇粮不打鬼子，光会欺侮老百姓，算什么本事！”

有难民摇头叹息道：“树倒猢狲散！一声命令下来，城外的军队往城里逃，当官的又下令关闭城门，那些当兵的像一群没头苍蝇，转身又往江边跑！偏偏江上封了船，只剩下两三条渡船，粥少僧多，哪容得那么多的人。大家逃命要紧，拼命往船上挤，挤不上去的，掉进大火里白白烧死，掉进大江里活活淹死，再不就是被人活生生踩死！乱世年头，人不如狗，命不值钱啊！”

有难民意犹未尽，接过话题补充说：“何止这些！还有不少人好不容易挤上了船，又被当官的开枪打死！惨啊惨！”

跟着有人添上一句：“没错，千真万确，是这样！大家拼命往船上拱，拱得上的算本事，拱不上的抓住船舷和舢板不松手，人实在太多，渡船吃不消，摇摇晃晃，眼看要翻它个船底朝天，当官的暴跳如雷，端起机枪，不分青红皂白，“哒哒哒”一阵扫射。也有当官的干脆抡起斧头猛砍下去，多少血淋淋的手指被砍断，多少人惨叫着掉进大江，几个浪花打来，便不见了踪影。作孽呀作孽！哪个不是爹娘生的？都是人命一条啊！岸上的人实在看不下去，齐刷刷地跪在地上求情，哭声震天，心都哭碎

了，可是当官的心太黑太狠，哭又顶个屁用！”

“惨惨惨！”有难民饱含泪水，忧心忡忡地问：“鬼子打到哪里啦？”

“进城了，鬼子进了南京城！有人亲眼看见，不会假的！”有人咬牙切齿地咒骂道，“这帮没人性的家伙，简直是群畜牲！他们杀红了眼，像群疯狗，一路上见房就烧，见人就开枪，见姑娘就抓走，好端端的南京城被这帮强盗闹得天昏地暗，火光冲天，血流成河！”

一张张燃烧着怒火的脸孔，一双双艰难跋涉在泥泞路上的脚板，向着充满未知数的南方行进。

刘阿林拖着千斤重的双腿，忍受着刀割般的疼痛，跟随人流走去。

刘满嫂心疼地拉着刘阿林，不时朝他冻僵的双手呵几口热气，一个个血淋淋的脚印，深深印在堆积着厚雪的土地上。

“妈，我们这是去哪里呀？”刘阿林茫然四顾，困惑不已。

“你问我，妈又问谁呢？”刘满嫂叹口气，低调地宽慰他说，“阿林，我们随大流，往前走吧。这样，不会错的。大路小路都得走下去，好日子歹日子都得活下去！事到如今，没有别的指望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！”

“妈，这样走下去，你行吗？”刘阿林瞥见蓬头垢面的刘满嫂短短几天工夫，便显得格外憔悴，心头一阵难受，眼睛潮湿了。

“行，妈行。”刘满嫂凄然一笑，“有阿林在身边，妈心里踏实，有奔头。”

雨还在下，雪花还在飘，远方还在响着沉闷的枪炮声。

走着，走着，人群中突然爆发一阵惶恐的骚乱。他们身后不知从哪里冒出一支衣冠不整、狼狈不堪的“队伍”。看样子，是从南京一带仓皇突围出来的。他们的去路被黑压压的人流堵塞，一时间进退两难，无路可走。他们中间，有个矮墩墩胖乎乎、满脸杀气的家伙，气急败坏地冲上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跺脚大骂：“他妈的，混蛋！滚开，快滚开！”

跟在他身后几个当兵的狗仗人势，跟着起哄，“他妈的，听见没有？温富排长发话了，快滚开！快滚开！”

憋着满肚怒火的人群，谁也不买他的账，照样慢吞吞地挪动着脚步，丝毫没有让路的意思。

他妈的，好大胆，这还了得！温富见状，肚皮简直气炸了，“刷”地拔出腰间驳壳枪，摆开动武的架势，“啪啪”出手就是两枪。

气氛骤然紧张起来。人群中有位长者叹了口气，不急不忙站出来圆场，佯装糊涂的样子，问：“老总，你们不往前方走，是去哪里呀？如果是去打鬼子，一句话，大家立马闪出一条大路。”

“废话！”温富听出长者话中带刺，恼羞成怒地大骂，“他妈的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

老子不是打鬼子是干什么去的？”

长者苦笑笑，扭头朝人群挥了挥手，高分贝地抛出一句有些难听的话：“大家都听见了吧？他们说是去打鬼子的，真是这样的话，大家闪开，闪开吧！”

温富恶狠狠地瞪了长者一眼，鼻子里连哼两声，摆了摆手，抬腿就走。

难民们迫于无奈，忍气吞声，心不甘情不愿地腾出一条路来。

唯独刘阿林软硬不吃，不屑一顾地背过身去，照旧不急不忙地走着。

“他妈的，你这个小鬼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靠边站，滚开！滚开！”长得既矮又胖、其貌不扬的温富火气大得很，手中的鞭子，在阿林的头上挥舞得“噼啪”直响。

有个流里流气的败兵，一掌推开疏于提防的刘阿林。刘阿林一个趔趄，差点跌了个四脚朝天。这一下，他深深震怒了，捏紧拳头，气呼呼地逼视着那个家伙。

走在前头的刘满嫂察觉情况有异，回转身来，充满怨恨的目光狠盯着凶神恶煞般的温富。这个生来厚道善良的女人，深谙世事诡谲，不愿惹是生非自寻烦恼。她冷静一想，悄悄拉开了刘阿林。有什么办法！生不逢时，一切只能认命了！

乱七八糟的败兵一窝蜂地夺路逃去。

人群中，有个贫病交加的老年妇女路见不平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咬牙切齿地指着温富一伙，乌黑的嘴唇颤抖半天，想骂又骂不出声，一口气透不过来，“咕咚”一下，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。她的家人见状，大惊失色，痛苦地尖叫着，抱起趴在地上、脸孔惨白、口吐白沫的亲人，呼天抢地，悲痛欲绝。老人双目紧闭，呼吸停止，回天无力，命丧九泉了。

就在此去不远的地方，同样有人拾起路旁的破草席、烂麻袋，盖在另一个死者身上。有幸活下来的儿女号啕大哭，双膝“扑通”跪在地上，连磕几个响头，在路人苦劝之下，抹着泪水，一步一回头，哭哭啼啼，继续跟随汹涌的人潮往前赶路。

乌云低垂，朔风怒号，风雪交加，悲声四起。

远处有马达的轰鸣声渐渐逼近。接着，从阴霾密布的天空中钻出两架敌机，朝着江边逃亡的人群超低空飞来，密密麻麻的机枪子弹落在雪地上，溅起一片片被鲜血染红的雪粉。

犹如惊弓之鸟的人群，霎时没有了主张，乱成一锅粥，尖叫着，狂跑着，抱头乱窜。有趴在地上的，有跳进水沟的，有藏身弹坑的，还有不少被吓得晕头转向，来不及躲避的，接二连三倒在血泊中。

那些混杂在难民群中的散兵游勇，趁着天下大乱，慌里慌张地扔掉手中武器，扒下军装，拍拍屁股，逃之夭夭，纷纷当逃兵去了。

灭绝人性的敌机朝着手无寸铁的人群轮番扫射，扔下一颗颗炸弹。随着尖锐刺耳的呼啸声，一颗炸弹落在距离刘阿林不远的人群中，火光一闪，黄沙尘土冲天而起，遮天蔽日，莫辨东西。

待到硝烟散去，躲过一劫侥幸活了下来难民，吃力地挣扎着，从土堆中爬起，草草掩埋掉亲人的尸骨，来不及擦干身上的血迹，又继续逃亡去了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他们身后突然出现一群难民，没命地狂奔过来，声嘶力竭地哭喊着：“快跑哇，快跑哇，鬼子追来啦！鬼子追来啦！”

这一下，惊魂未定的人群更是乱上添乱，一时顾不得刨根究底弄个明白，听见风便是雨，他们本能地扔掉肩上的包袱，丢掉手中的细软，一窝蜂地拔腿疯跑。

尤其糟糕的是，跑在前面的一群难民，突然掉头往回跑，惊恐万状地狂叫：“前边不能走！前边有鬼子，有鬼子的坦克！”

话音刚落，前面枪声大作，几颗炮弹挟着“吱吱”可怕的呼啸声，接二连三落在距离刘阿林他们只有十来米远的所在。

怎么办？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山穷水尽，眼前只剩死路一条。陷入绝境的难民们顿感天崩地陷，末日来临。

“站住！站住！不要慌！大家不要慌！不能自乱阵脚！”慌乱中，有几个年轻难民挺身站出来，挥动双臂，喊破喉咙，力图制止眼前的极度混乱状态。“站住，站住！前面退下来的不是鬼子兵，是自己的队伍！是中国军队！”

“真的？是自己的军队？”不少人将信将疑，小心求证。

“没错，是中国军队！是自己人！”有人用肯定的语气证实道。

听罢此言，人们方才大大松口气，伸长脖子望去，立马变了脸色，原来前面溃退下来的，正是刚才夺路而逃的温富一伙。这分明应了一句老话：不是冤家不聚头啊。那个姓温的和他手下那帮家伙，压根儿就没有看见鬼子兵影子，只是听见远远传来几阵枪声，有人惊叫了声“鬼子坦克来了！”于是，草木皆兵、闻风丧胆，掉转屁股拔腿就跑。弄不清是为了壮胆，抑或是为了吓唬百姓，或者二者兼有，一路狂奔一路“乒乒乒乒”朝天打乱枪。

“怎么搞的？仗没打就败下阵来？”有人忿忿然说。

“盼中央，盼中央，中央军来了更遭殃。”有人不满地质疑。

七嘴八舌，怨声载道。谁也不会怀疑，温富一伙绝非善良之辈，如此虚张声势必有所图，说不准接下来将是大祸临头。不过，退一步想想，惹不起总躲得起吧。不少人就是这么想的。起先，几个胆小怕事的，不声不响，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。继而，整个群体再次出现羊群效应，不知是谁尖叫一声“快跑呀！”大家不问缘由，闻声夺路而逃。

这一下，温富火冒三丈，横眉竖眼，拉开破锣嗓子，跳脚大骂，“他妈的，不许跑！站住！谁敢跑，老子毙了他！”说着，子弹“嗖嗖”地从人群头上飞过。

惊恐万状的难民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活像一群被人捅破了窝的马蜂，没命地狂奔乱窜。

“他妈的，跑？看你们往哪里跑！”温富陡起杀心，调转枪口，朝着密密麻麻的人群连放数枪。枪声响处，有人肩头中弹，有人胸部血流如注，有人应声倒下……

人们被他们灭绝人性的残忍手段吓呆了，两腿直哆嗦，再也迈不开步子。

“他妈的，搞什么鬼？你们中间有汉奸，有汉奸造谣惑众！”温富张牙舞爪，凶相毕露，寻衅地晃动着手中的驳壳枪，“老子的队伍刚出动，鬼子坦克就冲来了，现在又有人造谣惑众，唯恐天下不乱，一看就知道，这里肯定有汉奸！”

汉奸？好大一顶帽子！那个年头，“汉奸”二字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是要砍头的滔天大罪！姓温的分明是鸡蛋里挑骨头，蓄意找碴子！群龙无首的难民身陷困境，奈何不得，面面相觑，哑口无言。

“什么？汉奸？你说这里有汉奸？”刘阿林心有不服，目光缓缓地从众人脸上扫视一遍，坚定地摇摇头，望着杀气腾腾的温富，高声质疑，“没有！我们都是被鬼子兵糟蹋得家破人亡的难民，哪来的汉奸！”

“对！我们吃尽苦头、无家可归，哪来汉奸？”众人再也憋不住了，七嘴八舌，跟着起哄。

“住口！他妈的，好大胆啊！谁敢说这里没有汉奸？谁敢打包票？有种的站出来！老子倒要见识见识！”温富脸色阴沉，两道穷凶极恶的目光盯着刘阿林，冷笑几声，“小鬼，你他妈的懂个屁！滚开！老子抓汉奸，你跟着起哄干什么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！有没有汉奸老子说了算！搜！搜了再说！”

沉默，长时间的沉默。回答他的是无数愤怒的目光。

“他妈的，怎么不说话？都是哑巴啦？识相的话，马上把汉奸交出来！不然，休怪我不留情面，自己动手了！”温富气呼呼地双手叉腰，令人发憷的目光从人群中逐一扫视过去。

无助无望的难民眼看事态迅速恶化，已经无法逆转，只好闭上嘴巴不吭声。

“他妈的，你们是木头人？还站着不动？搜呀！快给老子搜呀！”温富朝着看傻了眼败兵骂道，“一个不许漏，翻箱倒笼给我搜个遍！”

如果说，此前有人对温富或多或少尚存幻想的话，如今他原形毕露，人们总算看透了他。三十六计走为上，此时不逃更待何时？大家心有灵犀，顿时想到一起，一哄而散，四下逃命去了。

见钱手痒的温富，大开杀戒。密集的枪声连珠炮似的响个不停，雨点般的子弹尖叫着从人们头上飞过。行动稍有迟缓的难民，纷纷中弹倒地。更多的难民魂飞魄散，哭声震天，抱头乱窜，秩序混乱到极顶。温富一伙浑水摸鱼，有钱抢钱，没钱抢财物抢细软，狠狠大捞一把。遇到几个死不低头、奋力抗争的难民，要么被他们端起刺刀活活捅死，要么在争夺中被乱枪击倒，无一幸免。

民怨沸腾，怨声载道。狗急跳墙，人急造反。死路一条的难民中间，一股足以翻

江倒海的抗争力量迅速积聚着，一场殊死决斗眼看就要爆发了！

那帮抢红了眼的败兵，钱就是命，命就是钱，更是一发不可收拾。起初，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难民遭到围追堵截，仍旧忍气吞声，东藏西躲，几番较量之后败下阵来，眼看突围无望，却又不甘受人欺凌，忍无可忍，只好掉转头，重新聚集一起。“豁出去，跟他们拼！”有人振臂高呼。喊声就是命令。愤怒的年轻人闻风而动，操起棍棒，奋力反击。然而，争斗的结局毫无悬念可言。枪声响处，几个年轻难民倒在血泊中。原因很简单。一来，他们势单力薄，与温富他们相比力量悬殊；二来，手中武器极不对称，棍棒焉能与刀枪比高低？但是，惊天地泣鬼神的生死搏斗，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，充满血腥的抗争仍在艰苦地继续着。

刘阿林面红耳赤，扔掉手中的包袱，操起一根木棍，正要冲上前去拼个你死我活，刘满嫂眼明手疾，一把将他死活拖住不放，带着哭腔劝阻道：“阿林，不要逞能！你年纪太小，哪是他们的对手！鸡蛋撞石头，白白送死去，何苦呢？阿林，听妈的话，去不得！去不得的！”

刘阿林执拗地挣脱刘满嫂的手，正要冲上前去，又一次被刘满嫂死拖硬拽回来。

“妈，你松手！你松手！”刘阿林急得快要哭出来。

刘满嫂任凭他又叫又喊，硬是不答应，死死抓住不松手。

呼天天不应，喊地地无声。正当年轻难民万念俱灰，打算豁出小命，拼个鱼死网破之时，事态突然生变，峰回路转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惊天大逆转：他们身后不远处，闪出一支人数不多的精干队伍，为首的是个人高马大、仪表堂堂的年轻营长，他们冒着炮火硝烟、枪林弹雨，快马加鞭，一阵风似的疾驰而来。敌机在他们头顶扫射、轰炸。好几回，火光、浓烟将他们的身影吞没。可是，他们义无反顾，毫无惧色，跃马扬鞭，飞也似的奔来。显然，年轻营长已经发现温富一伙的恶劣行径，胸中腾起万丈怒火，猛抽几鞭，掏出腰间手枪朝天连放数枪，厉声喝道：“混蛋！住手！马上住手！”

“叭叭！”枪声再起，子弹从败兵头顶“嗖嗖”飞过。

然而，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见钱眼开、财迷心窍的败兵早已忘乎所以，对年轻营长一再鸣枪示警置若罔闻，根本不往心上放，甚至连正眼也不瞧他一下，毫无收敛的意思。乱局仍在扩大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
绝望中的难民望着年轻营长矫健的身影，一头雾水，满脸困惑，不明白等来的是福抑或是祸。

深深激怒了的年轻营长，快马加鞭，飞奔过来。

刘阿林用力挣脱刘满嫂的手，既惊且喜地朝着年轻营长率领的队伍狂奔过去，挥舞着双手，泪流满面地叫喊着：“长官，长官，救命啊！快来救命啊！”

随着急促的马蹄声，年轻营长高大威武的身影近了，近了……